

我遺落在
一九九八年的
愛情碎片

秋蘆／著

HS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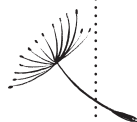


Finale

【最終幕】喜宴



淚在罰我 我的心不如他一次回頭
愛在一千零一夜以後
這世界竟然會沒有白晝
你為何給這麼黑的寂寞



～動力火車《最後一種快樂》

2010年3月6日，中午，台南永康，婚宴會館。

我敲了敲VIP室的門，開門的是暄的閨密（果然），只見她穿著伴娘禮服，見了我像是有些驚訝：「你怎麼會來？」我笑了笑，一揚手中的喜帖：「當然是以女方賓客的身分獲邀參加啊！」也誇了她幾句：「看不出來喔～都已經是雙寶媽了，身材還維持得那麼好。」她笑了一陣才曉得開始謙虛：「少來～今天最美的是新娘，誰都沒得比……先進來吧！」

「你老公呢？留在美國念博後？」

她點點頭：「下個月我跟小孩也要過去，手續都辦好了。」

「再幫我跟他打聲招呼～對了，跟你說聲遲來的恭喜，前年的關島婚禮還虧兩位特地邀約，好意心領了，但我真的沒辦法看到她跟……」我朝身後的房門一努嘴：「……你們小倆口不會怪我吧？」

她一聲輕嘆：「沒那回事，其實我們都覺得……」

「高高～誰啊？」內室傳來的嗓音透出一絲不耐，但優美的聲線立刻將我的注意力拉了過去。

新娘閨密轉頭說：「呃……是……子邑耶，沐子邑。雪莉……你OK嗎？」

接著我聽到椅子挪開的聲音，身高一七五以上的伴娘正正面看著我，將音量放低：「今天……」

「放心，我明白。快去幫她！」

她趕緊往回走，用了將近一分鐘才把今天的女主角給扶出來。

這短短的空檔裡，原以為往事會如浮光掠影般的閃現，但

並沒有。我靜靜地等待著最後一幕的到來，畢竟是這麼特別的日子啊！相信不太可能是刻意而為，但巧合既然發生了，基於某種程度的隱喻，今天確實有非來不可的理由。

另一方面，即便有些自虐，但我想親眼見證，到了最後的最後，這部愛情文藝片的「The End」該如何落款……好吧！就別拐彎抹角、自欺欺人了——「暄，我想見你，想看看你穿嫁衣的模樣。」

就這麼簡單。

在伴娘的攙扶下，暄走了出來，容顏亮麗無匹，搭配一身琉璃雪白的新娘禮服，散發三月早春的彩光，用熟悉的笑靨驅走我內心深處的陰霾。如果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片花田的話，屬於我的花季此時此刻正盛開著，簡直是美呆了。

她朝我招手，甜甜地笑著：「我還以為你不會來。」

「誰說的？你敢炸，我就敢來。恭喜你啊！」

「謝謝你這麼賞臉，怎麼來的？」

「高鐵轉兩趟火車，再轉計程車。」

「這麼輾轉曲折？」

「不是很適合我嗎？」

暄好像還想再聊下去，但開了口卻沒說什麼，只是微微搖頭笑著不出聲。我見氣氛有點尷尬，只好沒話找話聊：「聽說新娘子這個時候通常脾氣不太穩定，我會儘量不去惹你。」

暄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不會啦～只是穿這樣沒辦法吃東西，肚子有點小餓……」突然，VIP室的門被人敲了兩下後推開，一個男生快步走了進來，口沒遮攔地說：「蠍子蠍子……我跟你說，不知道是誰惡作劇，有人在紅包裡面放車票……」

看到我愣了一下，問旁邊的伴娘：「這位是？」她遲疑了片刻，認證了我是新娘的朋友，並為我介紹這位是新娘的弟弟。

（原來曾和我在電話裡開玩笑的就是這位）

暄一邊從伴娘手裡接過可疑的紅包，一邊說：「沒關係，我來處理，別大聲嚷嚷。」然後扔個眼神給手帕交，要默契十足的好姐妹把他拎出去，好留點空間給自己。

伴娘離開前指著牆上的鐘對暄說：「阿豐差不多要進場了，注意一下時間，我就在門外。」經過我身邊時，還咕噥了一句：「……搞不懂你們兩個。」

＊ ＊ ＊ ＊ ＊ ＊ ＊ ＊ ＊ ＊

VIP室的隔音很不錯，門一開一闔間，便把喜宴的歡樂喧鬧給擋了回去，房間內的空氣整個安靜了下來，充斥胸臆的，便只有此刻的花香、髮香，以及記憶裡那一塵不染的陽光……

暄似笑非笑地看著我：「告訴我……我該怎麼處理？」

我厚著臉皮說：「聽新聞報導說，有所謂的喜宴蟑螂出沒，看來是真有其事……」說完還把手一攤。

暄從紅包裡倒出兩張車票，拿到眼前仔細端詳：「『永保安康』，還是當日發行的正規車票，從沒聽說有這麼用心的喜宴蟑螂。」

我不說話。

「幹嘛買兩張？」暄把音量放輕。

我還是不說話。

暄輕輕嘆了一口氣：「上個月我們不是說好了？」

我點點頭，無話可說；確實，上個月已經把該說的都說了（連同不該說的）。

「我……」我勉強想擠出一些話，但很難、真的很難。

這時，伴娘從門外探頭，喊了聲：「雪莉，伯父就定位囉！」

暄挺了挺身，對我說：「今天謝謝你來，下次見面就要換稱謂了。」她的眼中是不是也泛起一抹微光？我不確定，但自己心知肚明，這聲「洪太太」是絕對、絕對說不出口的。

我只會用「暄」來稱呼她，終其一生，谷暄英就只會是「暄」，而不會是「洪太太」。但我決定口是心非地用肯定句向她道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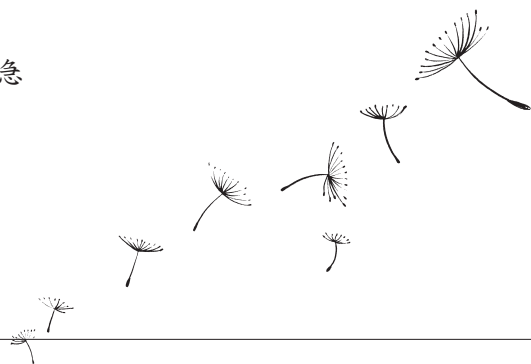
「OK，沒問題。」

推門而出的剎那間，突然想起今天大老遠跑來，除了最基本的恭喜兩個字以外，竟然沒多說幾句吉祥話，我這位新娘的朋友實在太不稱職了。

我想，冰雪聰明的暄或許可以輕易讀出我的口是心非，但她絕對、絕對不會記得我在她成為「洪太太」前，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其實也是第一句話。

而門外，依舊風和日麗，和那天一樣。

擷取微笑的眼影 請妳別急
容我 最後一次欣賞
人間最美的花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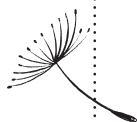
Act XIII

【第十三幕】擁別



我到了這個時候還是一樣
夜裡的寂寞容易叫人悲傷
我不敢想的太多
因為我一個人

～張震嶽《愛我別走》



2010年2月12日，小年夜傍晚，新市火車站。

暄說她會儘快下班走人，因此我們約在六點半，而我一如往常地提早半個小時到達；事實上，我五點四十幾分就到了。

好像是有一次閒聊時，暄無意中透漏出自己最大的缺點就是沒什麼耐心，為了cover她這項缺點，從那次以後，跟暄約見面我都儘量早到，人嘛～行為一旦受到制約，就很難改掉。而從某方面來看，如果所謂的約會是從等待開始算起，那麼早點到，等於變相地將約會時間延長，這樣想的話其實也不賴；當然，得看對象而定。

俗話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所以距離上次碰面差不多有三百年了吧！怪不得這兩天時間的流速慢到一個境界，令人有些心焦；但我很確定這不是原因，因為這次見面與眾不同，我隱隱感到不安，卻說不上來有何異樣，唯一不尋常的是（硬要我猜的話），這是暄第一次主動開口邀約，她說我想見你。

＊ ＊ ＊ ＊ ＊ ＊ ＊ ＊ ＊ ＊

我，沐子邑，北部國立大學環工所畢業，總以為男兒志在四方，將來必定是要離鄉闖蕩，因此當兵時便鎖定科學園區，等退伍令熱騰騰地入手後，隔沒幾天便到新竹找房子，準備體驗科技新貴的人生。前前後後在竹科、中科待過幾年，也換了兩個老闆，最後還是在離家最近的台北落腳，找到一份原本自己覺得沒啥「錢途」的工作。

公司是一家號稱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法人機構，主要是承接

政府標案，辦理產業座談會、工廠輔導的一些事情，待遇是不上不下的42k，所幸大部分的日子是朝九晚六準時上下班，我承認一開始只是想騎驢找馬，但未料一晃眼，這頭驢子竟也被我騎了兩年多。

也罷！騎驢看唱本，眼看年終獎金即將入袋，就……再騎一段好了。

上個月初，我剛把承辦業務中最後一廠次的輔導報告上傳，原以為年假前可以過上一段清幽的太平歲月，殊不知計畫趕不上變化，尾牙吃完後，爽日子過沒幾天，就接到業主的暖心問候。

「子邑嗎？是我啦，李建東。今年真是辛苦你了，先跟你拜個早年，祝你恭喜發財、新春如意。」我隨即客套了幾句，李技正話鋒一轉又道：「昨晚的民眾抗爭新聞你有follow到嗎？」此時我腦中的警鈴響起，心中暗叫不妙……果然，礙於一些緣故，接下來就是：「奉局長指示，我們必須未雨綢繆，你篩選一下，環境條件相同的，過年前儘可能掃過一輪做個初步訪談，把基線資料建起來。」

而且，再度礙於一些緣故，李技正必須親自坐鎮台北主持大局，無法陪我一同前往，但因為對沐特助的敬業態度與專業能力給予高度肯定（他老人家強調了兩次），所以此次全權交給我統籌規劃，只要我在小年夜當天下班前上繳一份「雲嘉南地區工業區空氣品質對鄰近敏感受體之影響先期盤查備忘錄」即可。

任務難度不高，主要在於時間急迫，從事先的問卷表單設

計與實際現場訪視，到後續資料的彙整、分析，只有短短兩個星期不到；不才敝人好歹算是有些資歷，被委以重任的當下，便第一時間誠惶誠恐地向老總報告，老總聽完二話不說，立馬授以虎符兵權，讓我挑兩個人擺平李技正。

只是選項不多，因為大家都不想在這難得可以忙裡偷閒的好時光裡奔波忙碌；最後脫穎而出的是騎驢八個月打算考公職叛逃的小莊，以及還在試騎新驢的陳小姐。讓這兩位騎士點頭的原因無他，我爭取到咱三人小組用long stay的方式「異地辦公」，也就是說，接下來一直到年假前，足足有將近十二天的時間直接從台北辦公室消失。

在這節骨眼，兩名生力軍的加入令我大喜過望，一問之下，原來陳小姐老家在嘉義太保、而小莊是雲林虎尾人，這趟年節前的最後一次出差，在某種程度上等於是提前放假（還公費贊助返鄉車票哩）。

儘管他倆有著不言可喻的心思，但這個巧合無疑也是個天啟，助長了我的私心，所以——雲林和嘉義就交給他們，而我自己則單兵作戰，租了一台YARIS，白天去台南的幾個工業區拜訪，晚上則在台南火車站附近的一間平價商務旅館彙集三人小組的工作成果；一方面期望工作能如期完成，一方面也暗自希望能見她一面。

好一陣子沒有暄的消息，不知科學園區的生活適應得如何？早出晚歸的日子自己是過來人，但願她可別累倒了。

套用上個禮拜老總在尾牙時所說的：「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事情還真的就這樣發展下來，咱三人群策群力，在dead-line的前兩天，提早完

成這項任務；照理說，應該立即北返，在辦公室裡完成接下來的文書作業，但——

「子邑哥……文書的部分一定要回公司做嗎？台北好冷喔～」電話另一端是陳小姐慵懶的口吻，讓我確信她還縮在老家的被窩中。

而曾經搭檔過幾次的小莊就比較婉轉了：「沐兄，我突然想到，土庫那邊好像還有一、兩家廠商要抽換資料，可能還要再花點時間確認一下，是不是……」，他在e-mail末端的「……」我會解讀成「嘿嘿嘿」。

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在商務旅館裡直接告訴他倆，業主交辦事項提前達標是大家超時工作的成果，理應獲得實質的補償，資料的定稿本我再review一下、押到最後一天才寄回公司請祕書發文，就直接休假吧！恭喜發財！明年見！

如此欺瞞上級、便宜行事，這樣的人會是個好主管嗎？我不知道，但此刻心中十分平靜，並無任何不安或罪惡感，聽說這是老油條的前兆（不太妙）；唉～要是其他方面也那麼殺伐果決、乾脆俐落就好了。

就在分別致電兩位同伴後不久，當我打算開始亂逛網路前，順手按了一下「重新整理」，我的雅虎信箱此時多了一封新郵件，標題是我前幾天寄出的回信——

子邑，這幾天比較忙
現在讀信才看到
年前出差一定很辛苦吧？
希望你工作順利
你人還在台南嗎？

有空見個面嗎？

我想見你

暄英

即便知道暄的手機號碼一直沒變，但這些年來已經習慣以文字代替聲音了，或許是面對她時，寫信比說話更能表達自我而比較不會手足無措；也或許是，在這人手至少一機的年代，我依舊想保有最初與她相識時的聯絡方式吧！

我隨即回信給暄，告訴她我會再待兩天到小年夜當天才回台北，告訴我方便的時間和地點就好，信寄出後我不自覺地按了好幾次「重新整理」，想想也不禁笑自己傻。

飢腸轆轆，該去祭拜五臟廟了；為節省計畫開支，我先將YARIS交還租車公司，同時意猶未盡地帶著阿鐵炒鱔魚的一身香味返回旅館，待我沖完澡後一開筆電，暄的回信已經躺在收件匣裡等我了。

＊ ＊ ＊ ＊ ＊ ＊ ＊ ＊ ＊

所以我坐在這裡，等著。現在是六點五十分。

「子邑。」有人喊了我一聲。

我立即站了起來循聲望去，暄一改當教師時的洋裝造型，而換穿polo衫加牛仔褲，這身裝扮我再熟悉不過，畢竟進出FAB方便穿脫無塵衣。暄見我盯著她瞧，像是有些窘迫地朝我笑了笑：「和小夜交接得比較晚，南科那邊又塞車……你一定

等很久對不對？」

暄儘管來得匆忙，但我注意到她還是在百忙中上了點淡妝（就是愛漂亮），心裡有點高興，也朝她笑笑：「還好啦～剛到而已。你晚餐吃了沒？」

「還沒。一起吃吧！我請客。」說著便示意我跟她走。

「那我就卻之不恭了，下次換我請你。」

暄微低著頭不說話，讓我瞧不見那藏在昏黃燈光下的陰影。

路邊有台白色中古的小MARCH停得歪歪斜斜地頗具特色，令我忍不住多看兩眼。

「我的專屬座駕，上禮拜發年終，拿零頭買的。五萬九千九，還不錯吧？」暄輕輕地在車頂來回撫摸著，似乎有些得意、又帶著一絲俏皮。

「五萬九千九！你確定輪胎一樣大而且都有鎖緊？」

「沒有啦～以前實習時認識的學生家長剛好要換車，願意割愛，算是半買半送。」暄淺淺地笑著。

我點頭稱是，沒多說別的。

暄的車裡擺了好幾隻絨毛娃娃、一些衣服雜物隨意地堆放在後座，和她平時刻意給人有些高冷的形象起了反差；我沒來由地心想，是否無論認識得再久，總是會有我不知道的一面？

暄提議到Park 17用餐，無所謂，我都OK。

＊ ＊ ＊ ＊ ＊ ＊ ＊ ＊ ＊ ＊

大學時有一陣子熱衷於世界各地的奇聞異錄，記得有次

在圖書館裡讀過一本書（書名早忘了），它說，現代化的汽車雖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但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就被預言家以「密室春光」為名，既抽象又具體地形容著，當時沒什麼特別的感觸，然而對照此刻情境，才體會到那四個字形容得有多貼切；在這個私密空間裡，來自五感（連同第六感）的刺激被放大再放大，其過程快速且直接，源自古老基因的底層。

我當然曾不止一遍幻想，有朝一日能載著暄一道出遊，因此在想像畫面裡的暄，總是左臉對著我，如同兩人初識之時，未料現實裡我所看見的卻是她的右臉；就在我還沒弄懂這個隱喻所象徵的意涵前，暄已將車停妥，儘管有半顆輪胎還露在車格以外。

暄找了間火鍋店領我進去，正合我意，她不看菜單，直接點麻辣鍋，看來是真的餓了；而我也，讓工讀生省點麻煩，就沙茶豬肉鍋吧！脫口而出的同時，視線恰巧與暄對接，我倏地意識到，上次和暄一道吃火鍋時，兩人也是一模一樣的餐點。

那一次……我對暄說的話，不知她還記得嗎？

鍋品上桌時，漫不經心的工讀生把我們點的兩份個人鍋弄成鴛鴦鍋端了上來，像這種自作主張的服務態度，我通常會要求業者重做，但此次例外；暗中偷瞄一眼，暄已經動起筷子，似乎不在意。

席間我們聊起了生活、工作以及未來，包含可預見和不可預見的；甚至，暄還主動問起從前的一些事，雙方比對了記憶裡的落差後，相繼開懷暢笑。

幫暄補飲料的時候，突然有個聲音在腦海裡舉手發問：

「我不記得暄有這麼健談……」印象中，每次見面都是我想盡辦法找話題聊，而她就是點點頭、笑一笑，偶爾撥撥頭髮後搭個一、兩句，但今晚……嗯～肯定有事。

「什麼！年後打算離職？去年你生日不是才剛慶祝通過試用期嗎？」我有點驚訝，這次她又要去哪裡？希望不要到我到不了的地方才好。

暄在開口前果然撥了撥頭髮：「其實……」這時她一直放在桌上的PHS手機響起，她幾乎是反射性地迅速接了起來，同時給了我一個抱歉的眼神，我搖搖手表示不在意，畢竟自己也曾身歷其境（深受其害）過。

隔著店家的落地窗，看著暄無聲的肢體語言，像是爬梳著自己的邏輯解釋給對方聽，也多少透露出有點不耐煩的情緒；我試著回憶公司辦理卡內基講座時的授課內容，這種情況要不是對方很盧，就是最近有什麼事令當事人心煩，連帶影響其他外顯行為。

——想不到我自以為高明的胡亂猜想，竟然矇中了！

看樣子還有得等，我趕緊讓菜盤裡剩餘的食材下鍋，畢竟我的注意力從剛才開始就不怎麼集中在進食方面，得趕點進度才行，別吃得比暄還慢，那就好笑了。

＊ ＊ ＊ ＊ ＊ ＊ ＊ ＊ ＊ ＊

暄終於走了進來重新坐下。

我半開玩笑地挖苦她：「Trouble lot幾批？該不會要被

召回吧？」

她伸了伸舌頭，不好意思地開口：「沒有很多啦，你少烏鴉嘴……剛在教學弟解inhibit、做merge、再做N完了。」

我比了個讚，由衷地說：「不錯哦～谷同學果然才貌雙全，半年不到就可以帶新人了！看你應該得心應手，怎麼說要離職，想不開啦？」

她夾了一片肉到我這邊的湯頭涮著（撈過界了），左手卻朝PHS手機一指：「這個。我真的受不了。」說著邊搖頭邊苦笑。

感同身受的我也只能雙手一攤，報以苦笑：「科技新貴嘛～多多擔待。你有什麼打算？」

暄喝了口我幫她倒的芬達，頓了二分之一拍，然後說：「你在顧問公司也待了幾年，能跟我分享一下嗎？」

原來這就是今天找我的原因。我有點悵然若失、卻也有點如釋重負，然而卻忘了不久前還沒參透的隱喻——永遠都有不知道的另一面。

接下來我用了半個小時把這份工作的甘苦談以及利弊得失，用類似SWOT的方式和暄邊吃邊聊；中途除了又被惱人的PHS打斷一次外，暄大致跟從前一樣，單手托腮，用一雙剪水似的眼眸看著我，讓說話的人知道她正用心聽著。

當不解風情的PHS三度響起時，我也堪堪告一段落，只見暄一把抓起便往店外走去，從她步伐上的節奏就知道開始冒火了；天蠍座的暄，愛美不愛笑、也不喜歡湊熱鬧、耐性更是她的硬傷（難怪有教師資格卻不想教小學生），電話那頭的不管是誰，這回恐怕不會太好過。

暄刻意走得比較遠，我將目光拉回，才察覺店裡就只剩我們這一桌，看看時間，竟然已逼近八點半，難怪那位漫不經心的工讀生隔著櫃台頻頻對我放送有如憋尿小童的表情；由於除了芋頭以外的食材幾乎都吃完了（這點暄和我有志一同），不如趁現在買單吧——每個月1,200元的津貼不用白不用。

我好整以暇地走到櫃台，正當我掏錢之際，暄已快步推門而入，將我的皮夾輕輕奪走，低聲道：「都說好請你了，這個先沒收。」接著轉頭說：「不好意思。刷卡。」工讀生如釋重負地送走今晚最後一組客人。

「怎麼啦？終於要被召回了嗎？」一百七十八公分的我將腳步放得比平常稍慢。

「哪有那麼容易？想召我回去除非地震或跳電。」比我矮十四公分的暄是急性子，反倒是走在我的斜前方。

「這麼大牌喔？」我邊說邊向她伸手想拿回皮夾，畢竟不是每件事都想讓暄知道。

「我哪有？不能慣壞那些值小夜的……子邑，黃燈了！快！」

也許是暄會錯了意，然後，她的手就這麼伸了出來牽著我的手（又或者說，讓我牽著），總之，我腦筋打結地和她一起跑過地上還沒畫斑馬線的南科三路。

等回過神來，握在掌心的已是自己的皮夾，暄的手好端端地插在褲袋中，要不是她有點兒臉紅，我想我的大腦會自動判定為幻覺或是妄想等類；由於腦海中的空白尚未淡去，以至於她講了兩句什麼我沒仔細聽清楚。